



帝国旧影

China Illustrated 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

〔英〕托马斯·阿洛姆/图 〔英〕乔治·N. 赖特/文
秦传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帝国旧影

——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英〕托马斯·阿洛姆 / 图

〔英〕乔治·N. 赖特 / 文

秦传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英)阿洛姆图;(英)赖特文;秦传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17-1970-6

I. ①帝…

II. ①阿… ②赖… ③秦…

III. ①版画—作品集—英国—近代②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IV. ① J237 ②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8417 号

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book.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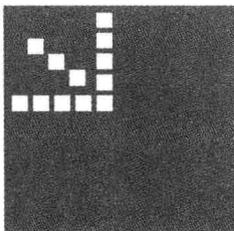
字数: 216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译者序

读者面前的这本图集初版于1843年，最初的书名很长，题为：*China :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出版者是伦敦的费舍尔父子公司（Fisher, Son, & Co.）。原书分为4册，每册收有雕版画30幅左右，全书插图120余幅，可谓煌煌巨帙。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应该知道，本书出版的1843年恰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那一年，当时的英国，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都对这个刚刚跟自己打过一仗的古老帝国充满了好奇，人们迫切地想得到来自这个国家的任何信息。在出版商的眼睛里，人们的好奇心潜藏着难得的市场机会。费舍尔公司此前编辑出版过几本介绍各地风土民情的画册，如《图说爱尔兰》（*Ireland Illustrated*）、《莱茵、意大利和希腊》（*The Rhine, Italy, and Greece*）、《印度风景》（*Views in India*）、《美国》（*America*）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市场效果。面对眼下的市场需求，出版商着手谋划出一本介绍中国的山水风光和习俗民情的画册。于是，他们便请来了此前有过合作的艺术家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和作家乔治·N·赖特（George N. Wright），前者画

图，后者撰文。

严格说来，托马斯·阿罗姆（1804~1872）是个建筑师，而且还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创始成员之一。阿罗姆出生于伦敦，父亲是诺福克郡的一个马车夫。他早年在建筑师弗朗西斯·古德温（Francis Goodwin）门下当学徒，1826年进入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他的著名设计包括诺丁山的圣彼得教堂和伦敦西区的勒布洛庄园。作为一个插图画家，他的成名作是1838年出版的《君士坦丁堡》。乔治·N·赖特（约1794~1877）是个作家和圣公会牧师，出生于爱尔兰，1817年从剑桥的三一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作品主要是一些人文地理和历史题材的通俗读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到过中国，要联手打造这样一本介绍中国风土民情的画册，他们只能依靠二手材料。

说起来，在19世纪初叶，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这是因为，耶稣会最初派遣到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是法国人，他们以报告和书信的形式把关于这个东方古国的信息传回了国内，一时间在法国知识界激起了一股中国热。赖特撰写本书时，他所依据的文字材料很多便来自耶稣会士。英国官方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可以追溯到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当时，马戛尔尼勋爵受乔治三世国王的派遣，率领一个由数百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出访中国，并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那年头没有摄影记者，像这样大规模的外事活动都会有专业画师随团出访。当年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团画师是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他一路上绘制了大量反映中国的风土民情的画稿，回国后出版了两本画册。阿罗姆为本书绘制插图时，亚历山大的画稿便是他所依据的重要蓝本。他的另外一些材料来源包括法国画家奥古斯特·博絮埃（Auguste Borget）的作品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随军画师司达特（Stoddart）上校和怀特（White）上尉的画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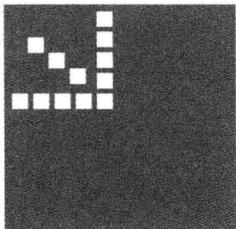
这本大型画册的出版在商业上应该说相当成功，因为之后多次再版，还被翻译成了不同的欧洲语言，在其他国家出版。我手头掌握的便有1843年的初版本和1858年的再版本。这两个版本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后者的标题已经改为《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而且，初版附有一篇很长的《中国简史》；1858年版则撤下了这篇文章，换上了一篇《康熙皇帝传》。我还有1845年出版的德文版《中国：历史、浪漫和风景》(*China, Historisch, Romantisch, Malerisch*)，不过这是一个节选本，篇幅大约只有原版的三分之一。

这本图集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在一个摄影术尚未发明的时代，以表现力极为细腻的钢版雕版画的形式，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反映晚清中国山水风貌和习俗民情的图卷。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是摄影记者的读图时代，翻阅前人花费大量的人力劳动为我们留下的这些视觉材料，难道不觉得弥足珍贵么？

本书最初的编排十分随意和混乱，这次翻译出版，按照地理位置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编排。另外，由于赖特撰文时所依据的都是二手甚至是三、四手材料，张冠李戴和错谬误会之处当然会有不少，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对原文进行了适当删减，讹误之讥，庶几可免。同时对部分插图所描绘的地方，结合中文的文献记载（主要是地方志），做了一些粗略的考证。译者学识浅陋，闻见不广，错讹之处，亦或不免，读者方家，尚祈教正。

秦传安

2013年10月22日 北京花家地



原 序

其他所有国家的历史，莫不显示了政治、道德和文明等领域中持续不断的变革——王座的倾覆、部落的瓦解，等等；而偌大的中华帝国，其领土延伸1000万平方英里，养活着3.6亿居民，却享受了4000年政治生活绵亘不断的恒定持久。这个国家是静止不动的，而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国家全都受到了某种推动，要么朝着文明的方向不断前进，要么在时代的浩荡洪流中湮没沉沦。

裹着偶像崇拜的黑暗罩布，占到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却一直是专制统治“凄惨绝望的、被打垮的奴隶”。每个臣民都是帝国机器上的一个自动零件，专制统治者给他分派了专门的职责；凭借其卓越的性能，中国人的产品达到了人类完美的顶峰。

中国有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著名遗址，其中包括宽阔的御道，无以数计的运河，巨大的单拱桥，以及高高的尖顶塔。但最重要的，还得算是长城，用东方人的夸张说法，叫做“万里长城”，尽管它的长度大约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即1500英里。它翻越崇山峻岭，穿透深壑峡谷，跨过大江大河。

对民族习俗的顽固忠诚，对古代事物的执著热爱，以及拒绝与外国人之间的知识交流，这一切赋予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以独特的道德品格和身体品格，使得他们的历史独一无二、新颖奇特而非同寻常。他们的农业体系举世无双，他们的制造业是其他国家的楷模，他们的建筑精细复杂，充满奇思妙想，他们省时省力的手段令人拍案叫绝。现时代的人之所以自夸比古人更加高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三项重大发现——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而这些发现的第一缕光亮，正是从中国传出来的。

一个这样的民族，与其他人类种族如此不同，如此执著地坚守既定的习俗，以至于他们现在的样子佐证了几千年前的生活方式，而他们对外来的侵犯如此小心警惕，以至于他们总是对外国人恶语相向，让对方退避三舍。要用图画来说明这样一个民族的场景、习俗、艺术、制品、宗教仪式和政治制度，殊非易事——“hic labor, hoc opus est”^{*}。要执行这样的劳作，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必须把精神的、甚至是身体的能量集中于此。而且，这样的事业，公众以空前的支持态度对出版者寄予厚望，最明显的大概莫过于眼下这本书。

在“松柏与桃金娘的国度”居住之后，阿洛姆先生的天才已经充分成熟，能够忠实地描绘东方的风景；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都如此成功地描绘出了他所要表现的主题，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优美的画笔必将再一次明显胜过我拙劣的文笔。

乔治·N. 赖特

^{*} 译者注：

拉丁文，语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意为：这是一项劳作，这是一项任务。

Contents

· 北 京 ·

1. 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 2
2. 道光皇帝大阅 / 5
3. 北海公园 / 8
4. 西直门 / 10
5. 长城 / 12
6. 通州奎星楼 / 15
7. 京郊官员宅院 / 17
8. 灯笼铺 / 19
9. 官老爷出行 / 22
10. 迎亲的队伍 / 24
11. 小布达拉宫 / 27

· 香 港 ·

1. 香港的发迹 / 30
2. 维多利亚要塞·九龙半岛 / 33
3. 从九龙远眺香港 / 35
4. 香港的竹渠 / 39

· 澳 门 ·

1. 从香山要塞远眺澳门 / 44
2. 南湾 / 47
3. 贾梅士洞 / 49
4. 妈阁庙门前 / 52
5. 妈阁庙的神堂 / 55

——·广 东·——

1. 西樵山 / 58
2. 七星岩 / 60
3. 鼎湖山瀑布 / 62
4. 肇庆府羚羊峡 / 64
5. 韶州广岩寺 / 66
6. 英德县煤矿 / 67
7. 五马头 / 69
8. 从深井岛远眺黄埔岛 / 71
9. 运河上的宝塔与村庄 / 74
10. 大黄滂炮台 / 76
11. 海幢寺的码头和入口 / 78
12. 海幢寺的大雄宝殿 / 80
13. 佛教寺庙 / 82
14. 河南风景 / 85
15. 欧洲人的商行 / 87
16. 商人潘长耀的宅邸 / 93
17. 潘长耀宅邸的园林水榭 / 96
18. 一位中国商人的宅邸 / 98
19. 广州的街道 / 100
20. 帽子商的店铺 / 103
21. 船工斗鹌鹑 / 105
22. 穿鼻之战 / 108
23. 虎门战役 / 111

——·江 南·——

1. 庾岭隘口 / 114
2. 石门 / 116
3. 小武当山 / 118
4. 瓜洲水车 / 119
5. 石潭瀑布 / 122
6. 太平昭关 / 124
7. 湖州丝绸庄园 / 126
8. 缫丝的女子 / 128
9. 染丝坊 / 130
10. 茶叶的栽培与制作 / 132
11. 祭奠去世的亲人 / 134
12. 镇江河口 / 136
13. 银山 / 139
14. 焦山行宫 / 141
15. 镇江府西门 / 143
16. 端午赛龙舟 / 145

- | | |
|--------------------|--------------------|
| 17. 鸦片鬼 /147 | 18. 流动剃头匠 /149 |
| 19. 中秋祭拜 /151 | 20. 南京城 /153 |
| 21. 南京城鸟瞰 /155 | 22. 南京的桥 /157 |
| 23. 南京琉璃塔 /159 | 24. 宦宦之家 /162 |
| 25. 宦宦之家的女眷玩牌 /165 | 26. 中国渔民的省时省力 /168 |
| 27. 接春仪式 /170 | 28. 虎丘行宫 /172 |
| 29. 虎丘试剑石 /174 | 30. 太湖洞庭山 /177 |
| 31. 太湖娘娘庙 /179 | 32. 白云泉 /181 |
| 33. 养蚕与理茧 /183 | 34. 播种水稻 /185 |
| 35. 聘礼送到新娘家 /187 | |

——· 浙 江 ·——

- | | |
|------------------|---------------------|
| 1. 西湖 /190 | 2. 富春山 /192 |
| 3. 乍浦古桥 /194 | 4. 乍浦天尊庙 /196 |
| 5. 乍浦之战 /198 | 6. 宁波城远眺 /201 |
| 7. 甬江河口 /203 | 8. 宁波的棉花种植 /205 |
| 9. 普陀佛寺 /208 | 10. 舟山山谷 /210 |
| 11. 镇海孔庙大门 /212 | 12. 定海郊外 /213 |
| 13. 攻占定海 /215 | 14. 恐怖要塞 /217 |
| 15. 舟山岛英军营地 /219 | 16. 水稻种植 /221 |
| 17. 官家盛筵 /223 | 18. 官家庭院里的杂耍表演 /225 |
| 19. 大家闺秀的闺房 /227 | |

——·福 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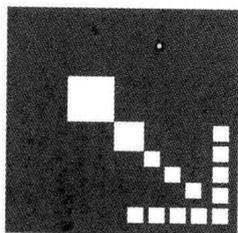
1. 武夷山 / 230
2. 晋江入海口 / 232
3. 从外港远眺厦门 / 233
4. 从鼓浪屿远眺厦门 / 235
5. 厦门城远眺 / 237
6. 古墓群 / 239
7. 厦门城门入口 / 241
8. 茶叶装船 / 243

——·运 河·——

1. 船过水闸 / 246
2. 扬州渡口 / 248
3. 金坛纤夫 / 250
4. 临清州街头杂耍 / 251
5. 踢毽子 / 253
6. 黄河入口 / 255
7. 东昌府饭摊 / 257
8. 通州猫贩子和茶商 / 259

——·天 津·——

1. 天津大戏台 / 262
2. 白河兵营 / 264
3. 北直隶湾：长城尽头 / 266
4. 重阳节放风筝 / 268
5. 江湖郎中 / 270
6. 求签问卦 / 272
7. 打板子 / 274



北京



1. 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All of Audience, Palace of Yuen-Min-Yuen

在中国，皇帝的奢欲看来是永不餍足的。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任何一个哪怕是次要的政府部门，都有一座气派非凡的宫殿、官衙或雄伟庄严的厅堂来装点门面；其排列布局所表现出来的别出心裁，仅次于其设计的精致华美。在所有这些堂皇而威严的住所当中，圆明园大概是最宏大、最奢华的了。

它是一个雄伟气派的公园，坐落于北京城西北大约 10 英里的地方，占地 11 平方英里。这里有不亚于 30 幢皇帝的住所，每一幢都环绕着一群必不可少的附属建筑，用来安顿数不清的政府官员、仆役和工匠。这些人是少不了的，不仅在听朝理政、公开召见的场合，而且对于日常的家政管理来说，也是如此。每个建筑群都包括大量彼此分离的建筑物，以至于放眼望去，它的样子恰像一个惬意自在的村庄。建筑模式很少有持久性的特征，细看之下，立马就会发现吝啬小气的品格，以及创造发明的贫乏。即便是这里，所有帝王宫殿中最奢华、最宏大的，其华丽派头更多地要归功于数量惊人的花哨棚屋和装饰华丽的楼台亭阁，而不是归功于它们的庄严宏大和持久耐用。

在这 30 个描金漆彩的宫殿建筑群当中，正大光明殿因其尺寸、装饰和比例而格外引人注目。它是一幢长方形的建筑，耸立在一个

高出周围平面大约4英尺的花岗岩平台上，长120英尺，宽45英尺，高20英尺。一排巨大的木柱环绕着内殿，支撑着向外伸出的屋顶；而里面一排不那么结实的柱子则标示出厅堂的区域；内排柱子的间隔部分砌着4英尺高的砖墙，形成了主殿的围屏或墙壁。这一部分的上方被格子框架所占据，糊着油纸，能够根据大厅温度的需要把它们拆卸下来。天花板上描绘着正方形、圆、多边形及其他几何图案，排列成各种不同的组合，填充着深浅不一的花哨颜色。地板是更朴素的工艺部件，由漂亮的灰色大理石板组成，严丝合缝，不差毫厘。在一头中间的凹处，安放着皇帝的宝座，完全由雪松做成，雕刻繁复而精美，华盖由漆着红、绿、蓝色的木柱所支撑。两面大铜鼓也是大殿家具的组成部分，它们有时候被置于门前，当皇帝走

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近的时候便咚咚敲响；其余的家具包括一些中国画，一架英国座钟（由伦敦莱德霍尔街的克拉克打造），一对圆扇，它们是用斑雉翅膀做成的，插在抛光精致的黑檀木杆上。这对圆扇分立于御座的两侧，御座的上方写着四个大字：“正大光明”。在这四个虚张声势的大字的下面，有一个更简洁的字：“福”。

木柱在所有情况下——大殿里面，华盖下面，以及支撑挑檐的那些木柱——都没有柱头；唯一的替代是过梁（或横梁），屋顶伸出的椽子就搁在过梁上。在过梁的下面和立柱之间插入了木质屏风，描绘着最明亮、最俗艳的色调，混杂着大量的镀金。整个屏风蒙着一层镀金丝网，以防止燕子闯入及其他敌人危害建筑物的屋檐和檐口。

很多宫殿周围的场地都高低不平、错落有致，要么是大自然的杰作，要么是人为造成的丘壑溪谷，草木葱茏，流水潺潺，怪石突起，曲堤蜿蜒。

译者注：

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的正衙，即皇帝听朝问政、召见大臣的地方。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国朝苑囿”载：“出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七楹，东西配殿各五楹，后为寿山殿，东为洞明堂。”乾隆《御制圆明园图咏诗词》之“正大光明殿·小引”云：正大光明殿在“园南出入贤良门内，为正衙，不雕不绘，得松轩茅殿意。屋后峭石壁立，玉笋嶙峋，前庭舒敞，四望墙外，林木荫湛，花时霏红叠紫，层映无际。”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三十八载：“圣诞旬寿受贺于太和殿，常年于此殿行礼，新正曲宴宗藩，小宴廷臣、大考、考差、散馆、乡试复试率在此殿。”

道光皇帝大阅

The Emperor Taou-Kwang Reviewing His Guards

2.

日益强烈的政治情绪，部分被统治者当中不可避免的牢骚不满以及不断增长的对扩大自由的渴望，这些因素联合起来，使皇帝的宝座每天都处在危险当中。一支由旗人组成的部队，就像巴黎的瑞士卫队一样，构成了防止背叛或意外发生的最主要的保护。皇帝对这些军人明显另眼相看。尽管他们的忠诚从未受到怀疑，尽管他们时刻沐浴着浩荡皇恩，但他们最轻微的滥用权力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在北京皇宫的三大殿里，每年都要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举行一次旗兵卫队的检阅，皇帝亲自到场。沿着柱廊前面被围起来的台阶，军官们排列成行。道光皇帝端坐在御座上，大臣们环侍左右，得意洋洋地俯看着勇猛的黄旗卫士。

如果被召来捍卫君主的皇冠，这些旗兵卫士可能确实表现出了最勇敢的风采，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并不完美的纪律，并没有提供十分有利的前途。尽管兵部总是把他们的指挥官跟最凶猛的动物进行比较，建议他们要“勇猛如虎”；尽管他们给士兵们披上了狮虎的毛皮，给他们的盾牌描绘了最可怕的外表，然而，他们的制服不过是一套花里胡哨的装束，他们的纪律完全是对军事艺术的嘲弄。

检阅那天，旗兵军官身着全套制服，这身行头复杂而昂贵，但并不紧凑。一个精致漂亮的头盔，有点像一个倒过来的圆锥体，顶部插着一根大约8英寸长的羽冠，装饰着金顶和花翎；一件蓝色或